

鼎立集

白兆麟
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鼎立集

白兆麟
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鼎立集 / 白兆麟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16. 2

ISBN 978-7-5664-1041-2

I. ①鼎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5875 号

鼎立集

Ding Li Ji

白兆麟 著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安徽大学出版社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
www.bnupg.com.cn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 刷: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152mm×228mm
印 张: 19
字 数: 236 千字
版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38.00 元
ISBN 978-7-5664-1041-2

策划编辑: 方 青
责任编辑: 方 青 邱 昱
责任校对: 程中业

装帧设计: 李 军 金伶俐
美术编辑: 李 军
责任印制: 陈 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551-6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 0551-6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551-65106311

侠骨情怀白兆麟(代序)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,我国大陆地区文论家逐步形成以下共识:在与韵文相对的文学性散文家族中有必要确立学者散文这一新门类。同时文论家们普遍认为,虽然我国文学性散文源远流长,但学者散文的真正形成是在“五四”以后,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、钱钟书的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、王了一的《龙虫并雕斋琐语》为早期优秀代表。“五四”以前我国并非没有学者,也并非没有出自学者之手的文学性散文,但在文论家眼里,他们这类作品不属于学者散文。这无疑是因为“五四”以前,我国尚未形成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群,同时是因为在以文取仕的年代,作为读书人,具有文学才华为正常现象。

安徽乃华夏文化重要发祥地,对于我国文学有着重要影响的建安诗赋、桐城散文等,均由安徽人氏所奠基开创,可以想见,在学者散文的发展上,安徽学者定会有所贡献。不过以往文论家们论及学者散文,提到的安徽籍学者只有两位,首先是苏雪林,其次是鲍鹏山。苏女士 1899 年出生于浙江瑞安,1917 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;鲍先生 1963 年出生于安徽六安,1985 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。前者只在安徽工作一年多时间,后者一直供职于外地。而白兆麟先生,1937 年出

生于安徽安庆，1959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，长期在安徽高校任教。白先生在岗时倾全力于语言研究，成果丰硕，“享誉学林”（黄德宽）。2007年于安徽大学退休后，白先生始终以安大教授身份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文章著作。相对来说，白先生更是地道的安徽学者。前年和今年，白先生相继推出《顾盼集》和《晞哦集》，这两部著作均被评论者视为文学性散文。即此可知，《顾盼集》、《晞哦集》的接踵问世，不仅在事实上扩大了安徽学者散文的写作队伍，同时亦将扩大安徽学者散文的社会影响。我和白先生既是同事又是同行，因为他学养深厚，见识过人，我写文章经常请他把关；白先生乐于提携，给我帮助甚多。不过撰写本文并非缘于个人友情，而是诚如前叙，《顾盼集》与《晞哦集》的出版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意义，在此呈现个人阅读心得，根本目的乃是促进安徽学者散文的发展，以及推动安徽的地方文化建设。

学者散文属于文学，因而必须具有文学性。关于何谓文学性，学界见仁见智说法甚多。在我看来，富有文采，能够给人以美感，乃文学性首要特征。《顾盼集》、《晞哦集》具有上述特征吗？这里不妨让咱们首先阅读两段文字：

进入九月，更是三天晴空，两天阴雨。那雨，忽而飘飘洒洒，忽而淋淋漓漓，极少瓢泼，极富诗意；这阴，有时漫天大雾，有时乌云一片，灰蒙蒙，阴暗暗，满幅神秘。

省教院坐落在省城环城马路边上，与著名的稻香楼宾馆隔水相望，清静幽雅的林荫道是情人漫步的最好去处，橘红色的夕阳映照着垂柳，树影婆娑，湖光粼粼，时明时暗，令人遐想。当夕阳西下，银月悬空时，随即笼罩着一片神秘的氛围。

这两段文字，前一段引自《顾盼集》中的《不列颠的风情》，

后一段引自《睇睇集》中的《好景不长的师生恋》，在两部文集中类似的文字俯拾皆是。俗话说，“一滴水见太阳”，在展示以上两段文字后，白先生的两本著作是否富有文采，亦即是否具备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征，已无须讨论。《顾盼集》出版后，白先生随即送我一本，当时我正忙，本想有空再看。但拿到书后，竟不知不觉地把两天时间花在阅读这本书上。《顾盼集》之所以强烈吸引了我，使我欲罢不能，首先是因为极富文采。当我打开《顾盼集》，读了第一篇的第一段文字：“我有两个故乡，而且都与或静或动的水结下了不解之缘：一在湖畔；一在江边。那湖，是我的出生地——杨桥镇白家湾所面临的石塘湖；那江，是我的生长地——屯溪镇所背靠的新安江。”我被深深打动了，油然而生的美感如余音绕梁，迄今难忘。白先生之所以能够在退休之后，从纯学术领域顺利步入学术与文学的接合部，由学者转变为学者型作家，写出那么多“美文”，并非事出偶然。早在高师读书期间，他就爱上外国文学课程，本科毕业论文即是以苏联作家与作品研究为课题，曾经大量阅读西方尤其是俄罗斯名著，对莱蒙托夫、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果戈理、契诃夫的作品烂熟于心，精彩段落甚至可以断章摘句地背诵。本来就是“春心浪漫的文学郎”（王达敏语），既无斧凿痕又无妆点迹地完成“华丽的转身”（阚绪良语），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不过是“重操旧业”而已。

学者散文除应富有文采，还应富有情感。这不仅因为学者散文“姓”文学，“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”（余光中语），同时因为，情感性乃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学术论文的标志所在。文学之情不是“杨朔模式”体现的造作之情而是自然之情，是“喉头作痒自唱歌”（白兆麟）；当然也不是油水之情、粘贴之情、外加之情，而是融汇于写人、绘景、状物、叙事、说理全过程的内在之情。对《顾盼集》，作者有以下自评：“集子里的多数文字似乎显露出‘叙事、说理、抒情’于一炉的格调”（《顾盼集·跋》）。应

当说这是符合实际的。凡是浏览过两本文集的读者,凡是对下列文章——写人文章,如《穷困而不潦倒的父亲》、《裕雄走了,惠施不再》;绘景文章,如《大峡谷,自然造化的奇迹》、《不列颠的风情》;状物文章,如《大英博物馆的稀世珍藏》、《维纳斯之情结》;叙事文章,如《我所受的私塾启蒙》、《意外的周折,难忘的体验》;说理文章,如《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与核心思想》、《“不知生,焉知死?”》,等等——留有深刻印象的读者,凡是曾因下列文字——

那一天大清早,吃过早饭,由姐夫挑着行李,父亲戳着手杖,瘸着腿,步履艰难地送我到汽车站。汽车轰隆隆地发动了,随着“嘀嘀”几声,车身摇晃起来,父亲这才拖着疲惫的步子走了。(《顾盼集·穷困而不潦倒的父亲》)

然而好景不长,这恋情来得快,也去得快。万万没料到不过两个多月,她居然不幸患上了胃癌,经医院检查癌细胞似乎已经扩散,病情来得猛,不久便倒下了。我顾不得别人的议论,多次去她宿舍看望她,送营养品给她调养,她也毫不掩饰地握着我的手,泪眼迷蒙、含情脉脉地直视着我,我忍着内心深处的疼痛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(《睇睇集·好景不长的师生恋》)

而怦然心动的读者,相信都会心悦诚服地认同前述自评,都会由衷肯定,这自评不仅是对《顾盼集》总体特征的如实概括,同时也是对《睇睇集》基本面貌的连带反映。

前面说过,学者散文的概念在大陆用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。此概念由当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的余光中先生发明(见《剪掉散文的辫子》,1963)。学者散文的撰稿人多为专家教授,涉足文学创作,每每不免流露出职业习惯,好说学问,好

讲历史，好谈哲学，乃至好将话题延伸到时事政治，从而在学术与艺术结合的基础上，化育催生了学者散文的独特风格，亦即“理趣性”。《顾盼集》与《晞曦集》收入的多数文章，如《经典，远未过时》、《材料与理论》、《关于治学的几个问题》、《病中考“病”》、《国学、文化与汉字》、《〈易经〉之“气”与〈老子〉之“无”》、《老子与〈道德经〉》、《夫子为何赞许曾皙》、《“馄饨”与“混沌”之家族》等，均由内而外地发散着浓烈的学理味和哲理味。邢小群女士（《平原游击队》剧作家邢野的女儿）曾指出：“如果说，诗人和小说家的散文是让你觉得说不清才回味无穷，那么学者的散文就要使你感受到说清楚了仍回味无穷”。（《学者的散文》）应当说此乃中肯之论。

白先生就诗文阅读中普遍存在的典型性误读做了大量匡谬正俗工作，如《顾盼集》指出，李白所谓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其中的“疑”并非表示“怀疑”，它与“拟”为通假关系，是“好像”的意思；岳飞所谓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，其中的“从头”不可理解为“从最初”，而应理解为“全部，逐一”（《关于治学的几个问题》）。又如《晞曦集》指出，鲁迅笔下的“齐天大圣”绝非如《鲁迅全集》编者所言，“当作‘齐天大圣’，即孙悟空”。古注云：“太，尊于大。”鲁迅所说的“齐天大圣”，“能跳出如来掌心”，本领大于孙悟空，与孙悟空不是同指关系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有段文字：“郤克伤于矢，流血及屦，未绝于音。曰：‘余病矣。’张侯曰：‘自始合，而矢贯余手及肘……岂敢言病？吾子忍之。’”其中的“病”，“当训释为‘危急、危殆’比较确切”，否则有失偏颇。（《切不可望文生义》）此外，他还就如何正确理解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中的某些字句作了诠释。白先生的匡正论析，均建立在“本原性原则”基础之上，内证与外证互勘，逻辑与思辨相谐，深入浅出，要言不烦，每每让人有茅塞顿开、恍然大悟之喜。余光中先生曾以如下文字评论优秀学者散文的社会影响，他说那些佳作精品，因为“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

的心灵，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，既羨且敬”（《剪掉散文的辫子》）。借此说明《顾盼集》、《晞曦集》翻阅者的读后感，当不为过。

学者散文是在学术与文学嫁接基础上形成的门类，学术与文学虽然可以融为一体，但毕竟丁是丁，卯是卯。从事学术研究，得遵守学术规范，不可东拉西扯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；从事文学创作，因为文学是“人”学，得融入“人间情怀”（陈平原），时刻不忘为“人”而叙与述，而议与论，而鼓与呼。我国读书人素有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、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的优良传统，正是基于这样的“人间情怀”，许多专家教授以“左手写长线学术，管它春夏秋冬；右手写短线时论，不妨卷入今天”（朱学勤）的姿态，尝试撰写学者散文。翻阅《顾盼集》和《晞曦集》，从中可以看出，《豁达的岳母》、《对生命个体的尊重》是为维护“人”的基本权益而撰写；《从爱国说到国民教育》、《极端民族主义的迷茫》是为捍卫“人”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而撰写；《社区中小学的课外活动》、《述怀反思与教育理念》是为改进“人”的文化环境和培养方式而撰写；《“乌托邦”是一种境界观照》、《平衡心态，修身为本》、《经典，远未过时》是为提升“人”的精神世界而撰写。在两部文集的前言、后记中，白先生有以下说明：“正是在古稀之后、独处之时而‘从心所欲’，才又写下了几十篇杂感、随笔、短评和游记，满怀热情地回顾父母之邦，异常冷静地期盼异国风情，其中也不乏对生命的苦苦思索，对社会的深深反思”，“写作让我意识到，我始终没有丧失理想，因而始终也就没有丧失人性和品格”。可见，白先生近年来之所以不停地进行前述“思索”、“反思”和“写作”，乃为知识分子“责任感”以及“良心和良知”所驱使，乃是“人间情怀”的自然呈现。“人间情怀”淡薄的学者散文不是真正的学者散文；而《顾盼集》、《晞曦集》处处融入“人间情怀”，不仅具有沉甸甸的分量，同时具有让人仰视的高品位。

王岳川先生认为“侠骨”乃“人间情怀”之重要构成因子（《东方思想应该世界化》）。这里所说的“侠骨”，人们通常称之为“独立人格”，也就是《论语》提倡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《孟子》欣赏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王国维纪念碑文强调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《顾盼集》和《睇睨集》是否具有“侠骨”精神呢？凡是读过其中《豁达的岳母》、《极富情性的二姨》、《舌战工宣队》、《内兄命运的转折》等回忆文章，以及读过其中《胜利当低调，失败应自尊》、《从爱国说到国民教育》、《献身艺术，完美之家》、《纯粹文人的忠诚》等评论文章，感受最深的恐怕也就是它们所表现出的“侠骨”精神吧。对于所谓“修辞立其诚”，钱钟书先生不以为然（《中国文学小史序论》）；对于所谓写作应表现“真情实感”，孙绍振先生明确表示怀疑（《“真情实感”论在理论上的十大漏洞》）。他们认为文学作品总是带有理想化因素和虚构性成分，所谓文如其人说法不可当真。但读了《顾盼集》和《睇睨集》，我从心底相信，两部文集呈示的都是“真真切切的文字”（《睇睨集·后记》），“绝非戴着面具的欺人之谈”（方遒·序）。这不仅是因为与那些回忆文章有关的当事人大多还健在，更是因为那些评论文章，如《献身艺术，完美之家》、《纯粹文人的忠诚》，其中某些话有的人迄今未必能说或者敢说。在学者散文中，《顾盼集》与《睇睨集》就美感性、情感性、理趣性来说未必无人可敌，但就其展现的“侠骨”精神或者说“独立人格”来说，恐怕多数人会有无法望其项背之叹。

《顾盼集》与《睇睨集》中文章大多为白先生旅美探亲期间所撰，主要刊于当地华文版《海华都市报》，有的也刊于华文版《世界日报》和《多维时报》。因为这些文章“精练流畅，毫无浮词”、“引经据典，不同凡响”、“根底深厚，耐人寻味”（旅美华人语），在大洋彼岸华人社会中受到广泛欢迎。白先生除了因此被《海华都市报》邀请为专栏撰稿人（《都市人的贴心朋友》），同

时被所在社区的华人邻居视为人气作家。有一对华人夫妇对白先生的文章爱不释手，每看到白先生有新作在报纸上刊出，便小心翼翼地剪裁下来，一边反复阅读，一边通过眉批、旁批记下心得和体会(《从牌友到挚友》)。现在白先生将前述文章收入《顾盼集》和《睇睇集》，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两部文集相继面世后赢得甚多好评。相信白先生即将推出的第三部文集《鼎立集》亦会广受欢迎。笔者希望在这三部文集的推动下，安徽学者散文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，安徽学者散文的知名度显著提升。

曹德和

自序

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。此前先后出版的《顾盼集·跋》和《睇睨集·后记》里，都曾说过我怎么会写起散文来的缘由。这儿不妨各引用一段文字作为再一次的表白：

退休前后就大不一样了，身心都轻松了许多，情致也改变了许多，见闻感受自然与从前很不相同，由着情趣和兴致便写起散文来，那种感觉犹如行云流水，轻松自如。尤其是近两三年，先后到美国与英国探亲，在国外做起寓公，上述情怀有增无减。于是，散文连篇，诗歌几首，其浓厚的意兴来得那么地不由自主。

也许是在这几乎“与世隔绝”的宁静世界里生活的缘故吧，几乎每周都一篇接一篇地写成、修改、定稿，直至发表，于是乎成了当地华文报纸副刊的常客。奇怪得很，每个白天或夜晚，伏案沉思，敲击电脑，别无所求，乐在其中，写作即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享受。

有一点应当肯定，即所有发表过的散文，都是我献给亲人、师友与读者的毫无矫饰的、真真切切的文字，因而受到他们充

分的肯定,并对这本新集子寄予了热切的期望。为了证实所说起见,还是引用他们的文字:

作为喜欢赏鉴白先生散文的一名读者,我热切地期望:白先生能继续以那优越的情趣与态势,在他“春与秋其代序”的键盘上敲击出更多抚人心弦、启人心智的精彩文字来,不负这“人间好时节”!(方道,写作学教授)

室外热浪滚滚,时节已近盛夏,校园的天鹅湖和眼镜湖一带的树林依然幽静,漫步在浓阴郁郁的湖边,想起先生过两个多月又要到美国去,不禁怅然。但愿这篇小文能够缓慢先生的步履,继续“顾盼”。(王达敏,现当代文学教授)

两部文集相继面世后赢得甚多好评。相信白先生即将推出的第三部文集亦会广受欢迎。笔者希望在这三部文集的推动下,安徽学者散文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,安徽的学者散文的知名度显著提升。(曹德和,汉语言文字学教授)

以上的肯定和期盼,每每使我衷心宽慰,信心倍增。为了不辜负此番好意,便决心再整理出一本散文集奉献给大家,以分享写作与阅读的乐趣。

其实,再出一本散文集,还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含义。在我们汉族人的心理上,“三”这个数字有着一种玄妙的机理:三“木”为“森”、三“水”为“淼”、三“人”为“众”,这是说有了“三”即为多;而三“口”为“品”、三“日”为“晶”、三“直”为“矗”,这表明达到“三”才够品位,才闪亮光,才能矗立。难怪古人常说“数始于一,成于三”。于是,我也来个“三足鼎立”,算是在散文这个文学领域站稳了脚跟。

孔夫子有言：“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”笔者已是耄耋之年，若问起在这三本文集里表达了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那首先需要讲明我一生所受过的各种教育。

少小时先入私塾，跟着白胡子先生背诵启蒙读物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幼学琼林》等；继而转进当时所谓的“洋学堂”，读的是“国文”、“公民”等科目；小学阶段最后一年上的是天主教堂附属的教会学校——天山小学，记得多数星期日都要去教堂做礼拜、唱颂歌，知道了耶稣为世人受苦受难的感人故事。

中学阶段，先考入休宁简易师范学校，后到歙县的徽州师范学校，一共受了六年严格的中师素质教育。其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最后两年鲍弘德先生讲授的语文课；但就思想而言，一是对生物学课程里达尔文“生物进化论”的学说觉得很新鲜，二是“社会科学基本知识”这门课听了觉得很入理，当时还把这两门课程的内容相互糅合，自然而然地在脑子里扎下了根，以为人类社会当与自然界一样，按照历史既定的规律与阶段逐步发展。

升入高等师范学校以后，在中文系设立的专业课程中，由于对外国文学的偏好，并由此而扩展阅读范围和进行比较独立的思考，笔者对当时被灌输的某些政治课内容还有所鉴别，尤其是那些不合情理的观念，在内心深处有些难以接受。在这方面有不少具体感受至今难忘：一是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匠如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中有关人道主义的描写，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；二是反复阅读过普列汉诺夫的《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》一书，从而树立了对任何伟人都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观念；三是对苏联后期所开展的“反对个人迷信”、批判斯大林的举措，心里觉得合乎时宜，并且对国内1957年起愈来愈偏激的极“左”路线（反右派的失控、大炼钢铁的无序、人民公社化的狂热、反右倾的扩大以及“文革”之浩劫等），在心底颇为反感并时有流露。直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

大政方针之后，我才感到心情舒畅，国家前途有望。

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高校任教以后，由于古代汉语专业教学和研究的需要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尤其是退休前的几年，大量阅读古代经典文献，尤其是对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等古代典籍的研读，从中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子与孔子两大哲学思想家的熏陶，认定人类社会一定要“顺其自然”，避免“过犹不及”，方能实现真正和谐稳定的局面。

我一生中理性地确立了以下两个基本观点：一方面，认定伟大思想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之“乌托邦”，实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“理想境界”，《“乌托邦”是一种境界观照》一文，集中阐述了这个观点；另一方面，鉴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百余年来的激变，深感中国社会目前的变革当按照人类普世价值观，采纳渐变而稳健的步骤，《中华文化的格局与核心》等系列文章则表达了此种理念。综合言之，笔者这一生所坚守的信念是不求近功，不走极端，坚持真理，诚挚待人。为此而义无反顾。

几十年来，面对人世间的一些病态——贪婪、妒忌、报复、诡诈，至老则常以昂首天外的哲人老子之教为训。老子云：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”此指思想不受制约，方能达到最高境界。又云：“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，处其实不居其华。”所谓“大丈夫”，谓其智之大也；所谓“处其厚”，谓行其情实也；所谓“不居其华”，谓必缘理而不径绝也。又云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万物而不争；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”本书中有一篇《哲人论水当自悟》，说的正是这种哲理。因而不屑于跟那些品行无良的“小人儒”去计较，否则不仅影响了我所热爱专业的教学研究，而且降低了自己的教席身份。儒家宣称的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绝对是普世的伦理原则，是人们应当具备的人文情怀；上述那些世俗病态终究是要被唾弃与扫除的。笔者坚信，怀有信念、素有修养、为人豁达、处世宽容者，往往能够在误会面前选择理解，在得失面前选择良知，在邪恶面前选择正义。司马

迁云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”有了此种“向往”，人生即如“风来水面，月到天心”，真正体味出生命的真、善、美。

需要交代的是，这本散文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远在意域游览而激发的情怀，二是近在故国思考而积淀的理智。异域游览，别有一番温暖的感受；故国思考，另有一种冷静的体验。此前，正是因为避开了国内都市的喧嚣，而醉心于异邦近郊的清幽，笔者才得以有了先前两本散文集的问世。嗣后寓居异国，继续在幽静的环境里埋首写作；回到故国，又盘桓于学术与文学之间敲击键盘。两下合计居然又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，于是乎产生一个念头，即选取前两个集子里一些值得怀念而又颇为得意的文字，加上新近表达理性与情怀的篇章，聚集在一起奉献给亲友与读者，以了却笔者最终的心愿。此外，书末另有两篇附录，头一篇是为了追念早年难以挥去的文学情结，后一篇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出版这第三本集子的信心所在。另有一篇原是曹德和教授为前两本集子所撰写的书评，发表于2014年第6期的《安徽文学》月刊，今征得他的同意作为本集之代序，特致谢忱。

书名题为“鼎立”者，除了含有三部散文集即可立稳脚跟的意思之外，还想通过这部文集来展示笔者对大自然的敬重，对大社会的思考，对大人生的信念。安徽大学前任校长黄德宽教授对前两部散文集曾有评论：“先生之文，或理性思辨，或情性所致，自成一格。”故将本集大致分为四辑，分别冠以“异域游览”、“故国思考”、“理性观察”、“情怀人文”之小标题。

最后，题写一首《无题》诗，可作为一生阅读和写作的衷心表白：

年过古稀的老人，面对岁月的流逝，可阅读却在生发。

纵然生命只有三天，面对时代的疏离，可阅读仍

在喷发。

寄情翰墨的老朽，面对生活的灵动，期望使生命升华。

即使生命所剩无几，面对世界的翻新，期望让世界融化。

俯视大地是阅读，面对眼前的绿茵，脑海荡漾起叠叠浪花。

仰望星空是写作，面对天外的浩渺，生命翻腾起云海天涯。

款款寸心，天人共鉴。是为序。

白兆麟

——2014年11月30日于安徽大学困庐